

“我感到亲切的，既有叶赛宁，又有惠特曼”

蔡天新



叶夫图申科在朗读 (蔡天新 提供)

原来也是从事地质工作，后来成为一名歌唱家。7岁那年父母离婚了，他随母亲生活并从母姓。

1933年7月18日，叶夫图申科出生在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地区的小镇济马，那是铁路线上的一个定居点。他的外祖父叶夫图申科是波兰贵族后裔，外祖母是乌克兰人，他们的女儿玛丽娅嫁给了有一位白俄罗斯血统的红军军官，他的先祖从德国移民至俄罗斯。叶夫图申科的父亲是一位地质学家，母亲

1962年以后他在西方也声名鹊起，作品被译成数十种语言出版。

2016年4月，我刚好在德克萨斯的达拉斯参加数学会议，会议结束后直飞秘鲁，七个多小时后我抵达了利马市中心的一家五星酒店，来自三十多个国家的诗人下榻于此。门前的橄榄树丛见证了历史，那是近五个世纪前西班牙探险家皮萨罗下令栽种的。我见到了不少老朋友，也结识了一些新朋友，包括两位84岁的诗人叶夫图申科和杰克·希尔施曼。杰克是旧金山桂冠诗人，出生在纽约，也是俄罗斯移民的后裔。

虽说参会的诗人很多，但叶夫图申科和我是仅有的两位社会主义制度下长大的诗人，因此比较容易亲近。早就听说叶夫图申科擅长朗诵，他是“大声疾呼”派的代表诗人。在苏联诗歌界，他的朗诵才能仅次于赫赫有名的前辈诗人马雅可夫斯基。叶夫图申科的记忆力也十分惊人，能把自己写的诗全背出来。他常常在大庭广众面前朗诵，之后再修改并给刊物发表，几乎每一首都吸引大众关注。遗憾的是，我见到的叶夫图申科年事已高，他只能手捧诗集念诗。

叶夫图申科的诗歌风格多样、博采众长，除了“大声疾呼”（这方面他可谓马雅可夫斯基的继承人），也有“轻声细语”，这方面他师承了田园诗人叶赛宁。早在1956年，叶夫图申科就在《序诗》里写道，“我感到亲切的 /

既有叶赛宁 / 又有惠特曼。”惠特曼，那正是马雅可夫斯基的榜样。1965年，叶夫图申科写了一首诗向另一位偶像表示敬意——

哪怕其中只有你叶赛宁，我也要说：俄罗斯啊你美丽无比！（致叶赛宁）

曾有人指出叶夫图申科的作品结构松散、文采不足，但也有人认为那正是他诗歌的特征。他的作品既不显得太深奥又不流于肤浅，用词灵活多变，结构曲折动人。既广受欢迎，也遭受一系列攻击——来自文学、道德和政治的方方面面。而他无动于衷，依旧愉快地生活，享受美好的声誉而不陶醉于此。他不仅影响了苏联诗人，对60年代美国诗歌的大众化和口语化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。

叶夫图申科多才多艺，渴望做一些对人类有益的事情。“诗人是被压迫者的全球大使”，他在《禁忌》中写道。1961年，他出版了长诗《娘子谷》，揭露了纳粹在基辅对犹太人的大屠杀，后来这首诗以及其他时期的代表作被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谱成《第十三交响曲》。1982年，叶夫图申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浆果处处》出版。他的主要文学作品均已被译成中文，他还自编自导电影《幼儿园》，并主演了另一部影片《起飞》。

社社，就在酒店正对面的多武峰下。马上查百度，原来，谈山神社是为了纪念“大化改新”中起了重要作用的“内政部长”藤原镰足，今天的整个建筑群仍然有着不一般的历史和文化意义，才会被用作货币的图案。

第二天清早我们就去“日本赏樱第一名所”吉野山，一定得赶在出发之前去谈山神社一睹究竟。天刚亮，我们“八百岁”中的几位就不约而同起身，在细雨中出门，酒店人员要我们都带上伞。没走几步，透过雾气，神社已经出现在面前，里面空无一人，任由我们四处穿行。没有风，除了小溪潺潺和几重鸟叫，只听到自己鞋子在细石路上擦出的沙沙声。

那儿的樱花并不密集，散布庭院楼阁之间，在神社常见的红橙色廊檐衬托下，白色的花朵雨中显得格外妩媚，静静不动，间或有水滴落下。各栋建筑中最有名的，要数那座十三层的木塔，据称为世界唯一，与中国的应县木塔有得一比，年份却早了好几百年。背后的多武峰山上有三千株枫树，如果金秋时多来这儿，应该是火一般的通红。

吉野山的早上雨停云散，各种颜色的樱花密密地布满每个山谷，在半露的阳光下随意张扬，我们也为自己的幸运而高兴。但我的心却好像还留在刚才谈山神社的雨雾中，还在细细品味七十年前先父的一句话：樱花它开得灿烂喧闹之日，便是它凋谢零落之时。

梁启超的实业梦

解玺璋

举世公认，梁启超是位思想家、教育家、人文学者，中国近现代社会政治改革的先驱。如果说他也曾做过“实业梦”，怕是没有人肯相信。但他确实做过这样的“梦”，最近发现一封他写给女婿周希哲的信，可以提供一点点佐证。

此信看上去是个长卷，与梁启超通常所用信纸略有不同；信的书写格式也很随意，只在信的末尾提到希哲，抬头却很突兀，没有按照习惯先写称呼，然后另起一行，进入正文，而是直接表示“有一事”，请“弟”相机而动。

信的末尾，有“任公”签名，并注明时间为“十一月三日”，但并未注明年份。这在梁启超写给子女的信中很常见，不足为奇。惟信中提到令嫒来信，叮嘱他“招待新闻大王”一事。查《梁启超年谱长编》，民国十年（1921）十二月间，梁启超在致蒋百里、张东荪、舒新城的信中，恰恰提到了不久前“一晤新闻大王”，由此可知，此信写于民国十年（1921）。这时，周希哲已从缅甸调回菲律宾，担任马尼拉总领事。

信中所述，欲与美国合资发展中国钢铁工业一事，便是我所谓“梁启超的实业梦”了。在他自然不能说是空穴来风。富国强兵是他那一代人的理想，他的维新变法事业也少不了经济的支持。当年流亡日本，他就经营过广智书局。且不表，民国初年，著名企业家范旭东在天津创办久大精盐公司，梁启超不仅自己认股三千，还动员二弟梁启勋、女婿周希哲认股，支持民族工业的发展。范旭东是在长沙时务学堂的得意弟子范静生的弟弟，他对久大的关心呵护，固有这方面的意味。此后他对中原煤矿公司的支持，则与他在信中提到王搏沙有关。王搏沙，字敬芳，不仅是中原公司的董事长，还是上海中国公学的创办人，担任过公学校长。民国九年（1920）三月，梁启超欧游归国，马上被他邀请，去中国公学演讲，一度还想把校长的位置让给梁启超，希望借助梁启超的影响力，帮助公学走出困境。由于蒋百里等人竭力阻挠，梁启超亦志不在此，不久遂作罢论。

虽然梁启超表示，他的“实业梦”已“蓄志经营多年”，而支持他做这个梦的，却是朋辈中这些有实力的企业家和金融家，譬如他在信中提到刘厚生、王搏沙、丁在君诸人。王搏沙已如上述，他掌管的中原煤矿公司，不仅在河南省首屈一指，即使在全国，当时也是规模较大的官商合办的煤矿公司，撑起焦作煤炭生产的半边天。梁启超在信中敢说河南煤矿百五十里在吾吾手中，大约就是王搏沙给了他底气。刘厚生，本名刘垣，江苏武进人，民国初年做过农商部次长。他与近代实业家、立宪派领袖张謇（字季直）过从甚密，梁启超在给女儿梁令嫒的信中称他为“张季直手下第一健将”，并称“近三四年与我关系极深”。梁令嫒来信曾提到，缅甸华侨富商林振宗欲回国办矿，梁启超告诉她：“刘厚生注意矿事十年，规模宏远，渠办纺织业获利数百万，尽投之以探矿，彼誓以将来之钢铁大王自命，所探得铁矿极多，惜多在安徽境内，倪嗣冲尚在，不敢开办耳。现拟筹募极大资本办铁矿，林君欲独立办矿，或与国内有志者合办，吾皆能为介绍也。”

这封信作于民国九年（1920）七月二十日，距他给周希哲的这封信不过隔了一年零三个多月，说明梁启超对于中国的实业一直是很热心的。这位林振宗先生曾答应捐资五十万给中

国公学，后因他所经营的石油运输业在与英商的竞争中失利，资金耗尽，无力兼顾国内新的产业，捐资一事也就不了了之。至于王文江，他长年担任地质调查所所长，中国何处有佳矿，应该如何开采，是非常内行的。他还是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，董事长就是前面提到的刘厚生。北票煤矿位于当时的热河省朝阳县境内，今属辽宁省北票市。它本是京奉铁路局官办的一家煤矿，民国十年（1921），王文江加盟，将它改造成一家官商合办，以商为主的股份制公司。梁启超信中所言热河有一煤矿甚好，即指此。

恰恰是朋辈手中所掌握的一些资源，激发了梁启超要在实业上有一番作为的灵感。于是，他希望女婿周希哲相机游说一个叫伍德的美国人，请他出面在美国企业界寻找适当的合作伙伴。按照他的设想：“兹事非大资本不办，尤非有外国人合办不能。消除国内种种阻力，环顾全球自然非谋诸美国人不可。而美人中非有眼光有品格之人，吾亦不愿与共事。”而且，他确信，“将来全世界时局之变化，我中美两国各有莫大之责任”。他说：“此事就资本关系论，就内部应付论（即对付国内军阀），就将中美两国对第三国之防御政策论，吾认为由中美合办之必要。”这番话恰好透露了当时他对国内、国际局势的看法，由于内忧外患，危机四伏，军阀混战，此起彼伏，国民自办钢铁厂虽有必要，但前途还是很令人担忧的，这大约正是他坚持要与美国人合作的初衷。

梁启超肯把如此重任委托给自己的女婿，一方面固然是要借助周希哲外交官的身份，与外国人打交道比较方便，另一方面，也由于他对这个女婿一直另眼相看。周希哲是马来西亚侨，家境贫寒，曾在商船上做事，后经康有为的提携和帮助，留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，获国际法博士学位。北洋政府时期，他长期担任驻缅甸、菲律宾、加拿大的领事和总领事。他与梁令嫒的婚姻，就是梁启超促成的。对此，梁启超一直很得意，许多年后，他在写给女儿的信中还说：“我对于你们的婚姻，得意得了不得，我觉得我的方法好极了，由我留心观察看定一个人，给你们介绍，最后的决定在你们自己，我想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。好孩子，你想希哲如何，老夫力力不错罢。”他很看重周希哲，认为“希哲之才，在外交官方面在实业方面皆可自立”。他对女儿令嫒说：“吾日极感希哲有辞职之必要，盖此种鸡肋之官，食之无味，且北京政府倾覆在即，虽不辞职亦不能久，况无款可领耶？希哲具有实业上之才能，若更做数年官，恐将经商机会耽阻，深为可惜。汝试以此意告希哲，若谓然，不妨步步为收束计（自然非立刻便辞）。”

他的这番话是在民国十年（1921）七月二十二日给梁令嫒的信中说的，过了不足三个半月，他便给周希哲写了这封鼓吹他实业梦想的信。不过，限于国内政治环境的种种不如意，他的实业梦最终未能成为现实。中原煤矿后被国民政府强行占有，无奈中的王搏沙，也只能寓居北京，与梁启超等坐而论道；而王文江也辞去总经理一职，离开北票煤矿，参加英国庚子赔款善后谈判去了。但梁启超的用心，有一点，还是一以贯之的，即希望希哲辞去外交官，去实业界另谋发展。特别是在北洋政府垮台之后，他既面临去留问题，梁启超再次劝他下海经商，而且很希望借助自己的人脉关系，给女婿铺一条路。可惜时不我待，由于梁启超突然病逝，此后，周希哲脚下的路，也只有靠他自己去走了。

东瀛赏樱之意外场景

曹景行

四月樱花处处开，到日本去赏樱却有特别的感觉，因为“场景”特别，风俗和历史文化都特别。尤其日本人对樱花的迷恋，更是我们探讨这个邻国时经常提起的话题。

前年此时，我们上海六对老夫老妻结伴出游，到大阪周边一些著名景点观赏樱花。这十二人，有的像是当年到安徽黄山茶林场上山下乡同一连队的“队友”，有的是五十年前中学的同学、同学的朋友，退休都喜欢周游天下。浦东机场出发时，想到大家都年近七十，年龄加起来超过八百，就取名“八百岁”东游团，挺霸气的，为自己壮胆壮行。

出门在外常常会有意外，意外又常常会带来意外的惊喜和收获。我们本来打算一个星期都住在大阪，靠近心斋桥、黑门市场的同一个饭店，热闹又方便。“领队”于立兄早就做过详细研究，每天去附近一个景点游玩，早出晚归，不用收拾行李是换地方的。

但中间还是出了点状况。大阪那家饭店有一个晚上已经全都预定出去，旅行社把我们安排到了奈良的一个叫樱井的什么地方，好像在挺远的山里面。没办法，只好折腾一下吧。谁知道，这一路除了原来行程确定的京都、奈良等处观赏樱花外，又增添了井手町的玉川山间樱花、石舞台古坟的雨夜樱和多武峰谈山神社的清晨探樱等意外“场景”，给我们留下了更加深刻的印象。

一天午后离开京都前往奈良，中途在一条小河旁短暂休息，一下车我们就被河边密如白云层叠的樱花吸引住了。后来查了资料，才知道这条小河名叫玉川，流入京都地区历史上有名木津川。两侧乡村名叫井手町，不到二十平方公里，人口近万。

顺着河边小径往里，两侧的樱花越来越密，几乎要在小河中间相互触碰。多云的天空掠过一阵春风，千百片花瓣飘舞起来，落到河面的被哗啦啦水带往前方；飞到路面和路边草丛上的，铺成了一片洁白的落英地毯。河堤旁零散有人悠闲午餐，像是当地或附近的居民，年轻父母还带着婴幼儿。一群学生模样的也席地而坐，轻声交谈嬉笑，夹着几个西方面孔，看来都是从不远处过来的。除了风声和流水，眼前就如一幅静止的水彩风景画，带着淡淡的、不加修饰的素雅。

沿着小路，乡民们挂起了许多粉红色的小灯笼，樱花盛开也因为他们带来喜庆气氛，却不是旅游景点那种浓妆打扮的热闹。除了我们几个，没有多少外来的游客。十五分钟的休息时间很快就过去了，真是不知不觉。同行的导游来找我们，进到里面也被樱花美景迷住，端起相机拍了起来。他每年都要带游客到处赏樱，却不知道有这么个叫井手町的小地方樱花开得如此之壮美，如此之遮天布地。

如果不是还要赶路，我们谁也不想离开，上车时都说下次一定再来。确实，我们中的一对夫妇一年后的樱花时节再到大阪，特意又来井手町重游。我们的导游记下了这个地方，从此成为他带领游客赏樱的必到之地。但我想，藏

在日本山山水水之间，像井手町这样的樱花美景应该还有千百处，只是有待我们去寻觅。

雨中离开奈良东大寺天色已黑，我们前往山中的住处。中途到了一个地方，导游说可以去附近某处观赏夜樱，以“补偿”我们在大阪错过的机会。当然好啊！不远的前方就有一片闪闪的灯光，照着一堆堆的巨石。进去的路口竖着介绍的牌子，第一行的汉字就为“特别史迹：石舞台古坟”。

到人家的坟上看樱花？对！这座石坟是日本历史上十分重要的飞鸟时代遗迹，规模最大，始建于公元七世纪初，相当于中国隋朝。飞鸟时代的“圣德太子”仿照中国隋唐建立官僚体制，还引进了佛教，深刻变革了日本社会，接着就是奠定天皇中央集权的“大化改新”，奈良正是当时的政治中心，首都遗址也就在附近。

三十多块巨石构成坟墓洞穴，据说总重量为两千三百吨，最重的一块有七十吨，当年如何搬运过来也是学问。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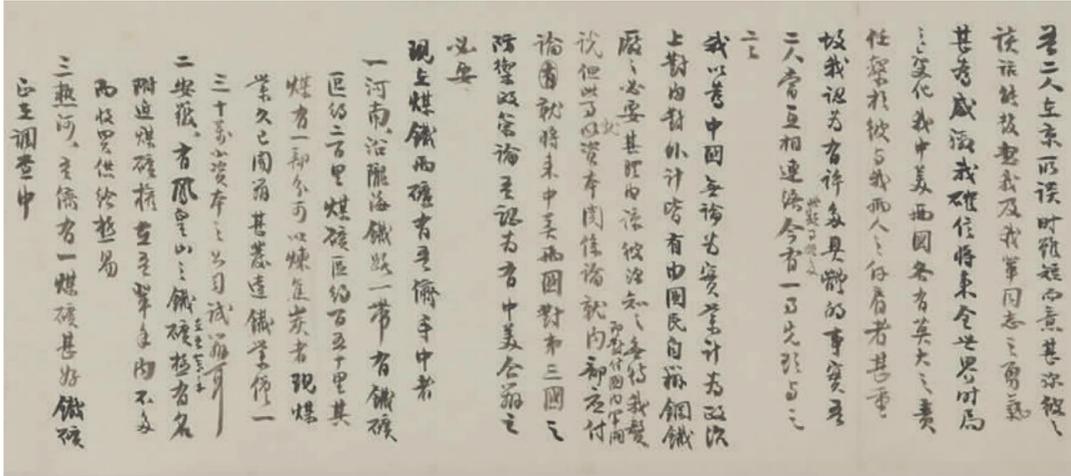
白两色的樱花树围绕着巨石排列，在专门设计的灯光照射下，花瓣色彩的对比特别强烈，还带着刚刚沾上的雨珠。观赏夜樱的游客不多，只有两个身着古装的女孩在大石堆前相互拍照，让我顿悟了“石舞台”的意思：“月夜的时候狐幻化成美女，在其上翩翩起舞”。可惜当晚没月光，我们也不能久等。

继续我们的行程，没多久就进入山中，黑暗中车子在云雾中绕山盘旋，司机好像也不清楚要去何方。行至半山，忽然路边有人打着灯对我们示意，原来饭店就在附近。大门外，一排员工已经等着，打着伞鞠躬，带引我们这些迟到的来客一一入内安顿。这家名叫多武峰酒店的日式旅馆给我们的第一印象，就是百分百的宾至如归，服务之周到让我们都有点不好意思，而且非常整洁。

已经是很晚，四周黑黑的，但我还想弄明白自己究竟身处何地，多武峰又在何方。在酒店大堂看到一面镜框，里面是一张现在已经不再使用的二百日圆纸币。问了才知道，纸币上的图案为谈山

笔会

梁启超写给周希哲的信 (局部, 全图请见“文汇报”微信)



三月三吃蒿子粑粑

谭然

在我们家乡六安，三月三像个节又不像个节。印象里没有什么特定的仪式，没有谁家会正经吃顿饭来纪念什么，也没有谁能说出点道道来。唯一值得一提的是有样食品，叫蒿子粑粑，是要吃的。问老人为什么三月三要吃这个，老人家讲吃粑粑能扒魂。这大概和古人上已修禊除不祥相类。小孩子似乎不管这些，只为这几天有好吃的可以吃。

粑粑用野外采来的青蒿，开水烫过，掺上咸肉，和入米面，一起蒸成小饼，大小没有定例，一般也就手心里大，煮熟放凉后可以储存一段时间，但是暮春天气渐渐暖和，不会放太久。吃的时候用油两面煎黄，青蒿的清香，肥肉丁煎出的油香都很诱人。这个不是正餐，拿来当早点或夜宵最好，饭后吃一两个也不会觉得撑。上下午正餐空隙填填肚子，配热茶很时令。过去没有卖蒿子粑粑的，都是自己

自己做，因为要采青蒿，所以城里并不见家家都有，乡下便利些，有亲戚做了就每家分一点。以前城市小，周边野外荒地开春了下雨到处都是青蒿，现在似乎越来越难得。可是这种蒿除了这几天冒出新芽招来做粑粑，也派不上其他用场。我家里从没做过，一直都是二姨夫做，每年在姥姥家做一大堆，几个姨妈分一点。今年亦如是，我正好回家蒸好，那天去姥姥家是晚饭后，蒸好的粑粑用各种容器盛满摆在厨房客厅，锅里还在煎，屋

里飘着香气。其他人都吃过饭，二姨夫独自喝酒，看到我进门就招呼要我来喝一杯。他做菜的手艺好极了，在外面饭店吃了好菜回家琢磨琢磨就能研制重出亮相，水平远在一般厨师之上，做什么都好吃，我相信做菜也是要有天赋的。他腆着肚子吃着小菜喝着老酒，我坐在他对面吃蒿子粑粑，还有一杯新泡的茶，是家里老味道，和外面卖的不同。

现在街上小吃摊上也有卖粑粑的，可能是蒿子金贵，放的很少，吃不出

味，咸肉也有油的味也不足，很寡淡。饭店里也有卖的，要更贵一点，可能是料足，但是坐在酒席上吃这个不相称，酒席间宜清蒸鱼，红烧肉，炖鸡汤。在这个场面下，不是不好吃，是蒿子味显不出来，蒿子粑粑就是田间灶头风味。

三月三近清明节，要去上坟，能看到田间成片成片的油菜花，我小时候每次过完年就期待看，外祖家的祖莹离二姨家近，在城北九里沟，那天必在二姨家午饭，中午阳光好，站在阳台上，到处弥漫着油菜花香。吃过饭穿过菜地去上坟，除了香烛纸钱还有中午做好的菜，倒上酒，点两支烟。小孩子们磕完头就在附近山坡田里，随意折柳枝编个帽子，坐在路边草堆上等着看放牛放鹅的回来，平时城里看不到这些。玩到天黑，带着身上落下的黄蒿的花粉回去吃晚饭，再吃几个粑粑点缀一下，春天就快过去了。



「文汇报」 微信二维码